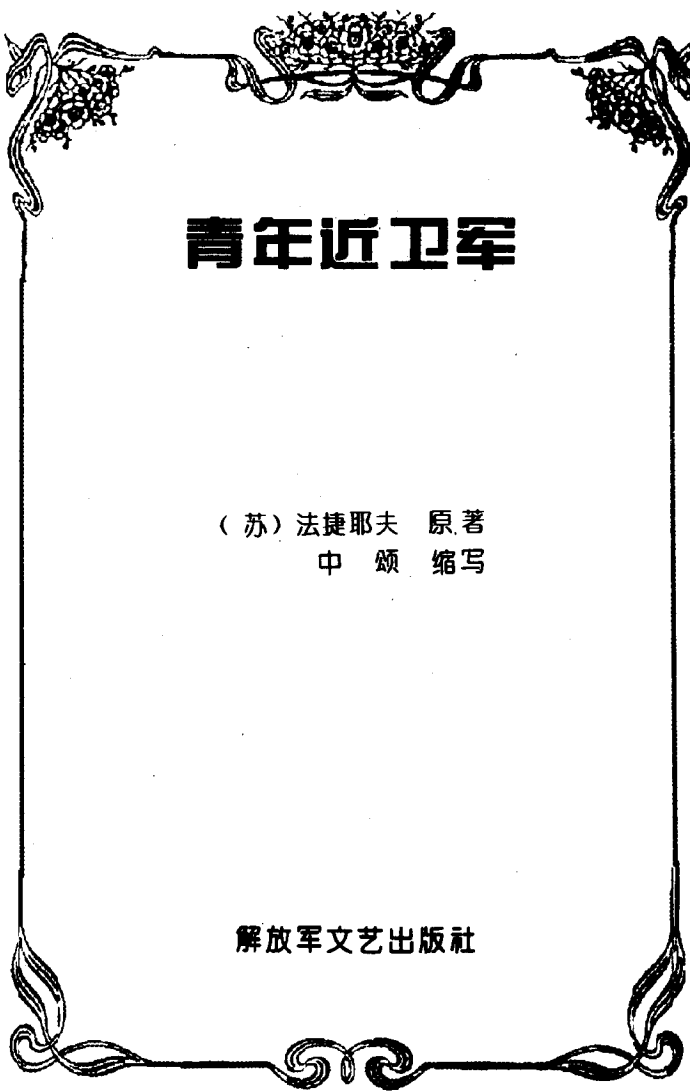


青年卫生学

（苏）Л. С. ЗИМАНСКИЙ 著
徐 德 译

青年卫生学讲义



青年近卫军

(苏)法捷耶夫 原著
中 颂 缩写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近卫军:缩写本/(苏)法捷耶夫(Фадеев, А. А)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1

(外国军事文学名著缩写丛书)

ISBN 7-5033-0728-5

I. 青… I. 法… II. 军事题材: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月第1版 1998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59千字 印数:16,001—31,000

定价:10.00元(膜)

—

一个姑娘从小河边上的柳丛里探出身子，她穿着雪白的上衣，有波纹的黑发梳成两条辫子，一双非常美丽的水灵灵的黑眼睛，突然放出强烈的光芒；她像是朵倒映在暗色河水里的百合花。

“居然还有工夫来赏花！你这个人真怪，邬丽亚！”那个叫瓦丽雅的姑娘说，她也跟着伸出头来望着小河。她的颧骨略嫌高点，鼻子有点儿翘，但是她的焕发着青春与善良的脸却非常动人。她的眼睛对百合花望也不望，只是不安地在岸上搜寻着跟她们走散了的女伴，喊了一声：“喂！……”

“喂——喂……喂——喂……喂！……”就在近旁有几个不同的声音答应着。

邬丽亚·葛洛莫娃、瓦丽雅·费拉托娃、莎霞·庞达烈娃和另外几个姑娘，都是今年春天才从毕尔沃马伊斯基矿山的十年制学校毕业的。

中学毕业，这是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战时从中学毕业，这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秋天，德国人侵入顿巴斯，占领了塔甘罗格和顿河罗斯托夫。整个乌克兰只剩一个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没有被德国人

占领，跟部队一起撤退的基辅政府迁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机关和斯大林诺州（以前叫尤淑夫卡）的机关，现在都设在克拉斯诺顿。

六月二十三日，我军朝哈尔科夫方向撤退。七月三日，像晴天霹雳似的，广播了我军在防守八个月之后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城的消息。

旧奥斯科耳放弃了，罗索什放弃了，康杰米罗夫卡放弃了，战事在沃罗涅什西面进行，战事在通沃罗涅什的要道上进行。七月十二日——逼近了李西昌斯克。突然之间，我方正在撤退的部队已经涌过克拉斯诺顿。

清晨，姑娘们在远方的炮轰声中醒来，就同父母争论，劝父母立即离开，让她们单独留下，做父母的却说，他们的一生已经算完了，她们这些团员却应当去躲避罪恶和灾难。争论之后，她们匆匆地吃了早饭，就跑出去互相探听消息。她们就这样像鸟儿似的成群结队，炎热和焦虑使她们疲惫不堪，她们有时在朋友家的光线昏暗的小屋里或是小花园里的苹果树下坐上几小时，有时跑到溪边树木茂密多荫的峡谷里去，心里暗暗预感到她们将会遇到的无论情感或理智都无法理解的不幸。

现在，不幸果然来临了。

“伏罗希洛夫格勒大概已经放弃了，可是没对我们讲！”一个姑娘声音刺耳地说。她身材矮小，宽脸，尖鼻子，光亮平滑的头发好像粘在头上似的，两条小辫灵活地朝前翘着。

这个姑娘姓维丽柯娃，名叫齐娜，可是从小在学校里就没有人叫她的名字，只叫她的姓：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维丽柯娃？没讲，就是还没有放弃。”

玛雅·毕格里万诺娃说。这是一个黑眼睛的美丽的姑娘，肤色生来就像茨冈姑娘那样黝黑，她说完这话，就带着自尊的神情，把任性的、饱满的下唇抿了起来。

在今年春天毕业之前，玛雅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她习惯了纠正大家，教育大家，总之，她希望在任何时候一切都是正确的。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姑娘们，你们不懂得辩证法！’”维丽柯娃学玛雅学得像极了，使大家都哄笑起来。

“你的议论真奇怪，维丽柯娃，”玛雅极力不提高声调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要知道，你是个共青团员，你还当过少先队的辅导员呢！”

“别理她。”舒拉·杜勃罗维娜轻声说，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姑娘，年纪比别的姑娘都大，头发剪成男式，颜色很浅的眉毛和一双怕羞的浅色眼睛，使她的脸带有一种异样的神情。

舒拉是哈尔科夫大学的学生，父亲是克拉斯诺顿的鞋匠和马具工人。她在去年哈尔科夫被德军占领以前回到父亲家里。她比别的姑娘们大三岁，但她总是喜欢跟她们在一起：她像少女那样暗暗地对玛雅怀着无限的爱慕，跟她形影不离，姑娘们都说，“她们两个就像线跟着针一样。”

“别理她。你再怎么说她也听不进去。”舒拉对玛雅说。

“叫我们去整整挖了一夏天的战壕，不知花了多少人力，害得我还生了一个月的病，可是现在有谁呆在这些战壕里呢？”矮小的维丽柯娃不听玛雅说的，自管说着。“战壕里都长了草！这难道不是事实？”

纤瘦的莎霞装出惊奇的神气耸耸瘦削的肩膀，眼睛睁得

滚圆地望望维丽柯娃，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

但是，姑娘们所以会过分注意地细听维丽柯娃的话，显然并不是因为她所说的内容，而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目前形势究竟如何。

“不，形势的确很坏，对吗？”东妮亚·伊凡尼兴娜胆怯地望望维丽柯娃，又望望玛雅说。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珠。在她们中间她年纪最小，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女孩，长腿，大鼻子，浓厚的深栗色头发梳到大耳朵后面。

东妮亚的姐姐李丽亚从战争一开始就去前线当军医医生，在哈尔科夫一带的战事中下落不明。东妮亚最爱她的姐姐，从那以后，她就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怕的、无法挽回的，她的忧郁的眼睛也一直是泪汪汪的。

只有邬丽亚没有参加她们的谈话，对她们的激动不安似乎也没有同感。她解开辫梢被河水浸湿的乌黑的大辫子，拧干头发，又把它编好。接着，她把两条腿轮换着伸出去让太阳晒干，好像倾听内心的声音似地低着头站了一会，她的乌黑的眼睛和头发被头上那朵洁白的百合花一衬，显得格外好看。

邬丽亚抬起头来，严肃而注意地望了望莎霞，脸上好像抖动了一下：好像是嘴唇，又好像是那纤细的、轮廓秀丽的鼻孔动了一下。

“内务人民委员部不派我，我也要留下。有什么关系呢？”维丽柯娃怒冲冲地把触角般的小辫一撅，说，“既然谁都不管我，那我就要留在这里，像过去一样生活。那有什么关系？我是个女学生，照德国人的理解，就像革命前女学堂的学生。”

就在这一刹那，一声沉重可怕的巨响，震动着空气和大

地，差点没把她们的耳朵震聋。树上的枯叶和树皮屑纷纷落下，连水面也起了微波。

姑娘们脸色发白，默默地互相对望了几秒钟。

“会不会是在什么地方扔了炸弹？”玛雅问。

“它们不是早就飞过去了吗，又没有听到有第二批！”东妮亚眼睛睁得大大地说，她总是头一个感到不幸。

这时，几乎是混在一起的两声爆炸，撼动了四周；一声很近，另外一声稍迟一些，离得很远。

姑娘们一声不响，都不约而同地急忙朝村里跑去，只见她们的晒黑的小腿在矮树丛中闪动着。姑娘们跑过三四百步之后，已经看不见峡谷、河流和树林——草原把这一切都吞没了。

在村子和矿场之间的每一条道路上，逃难的人群络绎不绝，都急于要赶到通卡缅斯克和李哈雅的大路上去。

远方传来的激战的声音，说得更准确些，是在西方、西北方和遥远的北方进行的许多大小战斗的声音，在这里辽阔的草原上，都清晰可闻。远方大火的烟雾向天空冉冉升起，有的像一片片的密云，停留在地平线上。

一切可怕的景象：疾驰的汽车、川流不息的人们、惊天动地的爆炸、井架的消失，顷刻间像晴天霹雳似的袭击着她们。于是交集在她们心里的种种感受，就突然被一种无法表达的、比为自己的担忧更为深刻、更为强烈的感受所贯穿，——这是一种在她们面前裂开了末日的深渊，裂开了世界末日的深渊的感觉。

一切所谓“没有组织起来的居民”，都纷纷从家里出来。有人站在栅栏里，带着痛苦或是好奇的神情望着撤退的人。

队伍里的人们默默地走着，个个都面色阴沉，全神贯注地在想一件事，因此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似乎没有察觉。只有在队伍旁边走的领队，看到逃难的人们堵塞了街道、妨碍队伍前进，才停下来或是跑到前面，帮助民警和民警马队来维持秩序。

人群里有一个妇人抓住了玛雅的手，莎霞也在她们旁边站下；邬丽亚一心只想赶快跑到区委会去，还是沿着栅栏往前跑，像鸟儿那样挺起胸膛迎着人们跑过去。

一辆绿卡车吼叫着从峡谷里拐了弯慢慢地开过来。邬丽亚和其余的人都急忙朝一座标准式房屋前的小庭园那边闪让。要不是有一扇门，站在门边两棵沾着尘土的丁香中间的一个姑娘，就会被邬丽亚撞倒。那姑娘生得个子不高，体态非常苗条优美，浅黄的头发，小小的翘鼻子，一双蓝眼睛眯缝着。

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显得很奇怪，但是，邬丽亚在撞到门上、差一点把这位姑娘撞倒的一刹那，她仿佛突然看到这个姑娘在跳华尔兹舞。她仿佛还听到管乐队演奏的华尔兹舞曲。这幅幻景好像是幸福的幻景，突然又苦又甜地刺痛了邬丽亚的心。

这位姑娘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在大厅里载歌载舞。她通宵和大家一同跳舞，跟什么人都跳，不加选择，从不疲倦。她的蓝眼睛和整齐洁白的小牙都幸福得闪耀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一定是在战前，这是另一种生活，这是梦境。

邬丽亚不知道这姑娘姓什么。大家都叫她刘巴，更多的时候叫她刘勃卡。对啦，这是刘勃卡，“女演员刘勃卡”，顽童们有时这样叫她。

最令人惊奇的是，刘勃卡竟然打扮得好像要上俱乐部似的，悠闲自在的站在门边的丁香丛中。她的玫瑰色的小脸总是保护着不让日晒，金黄色的头发精心梳过，卷成一个圆圈，小手好像是象牙雕成的，指甲闪闪发光，仿佛刚刚修过，健美匀称的小脚上穿着轻巧的奶黄色高跟鞋，——这一切都显出仿佛刘勃卡马上就要登台表演歌舞。

但是使邬丽亚更为吃惊的却是她那副盛气凌人的、同时又是非常单纯、非常聪明的神气，这种神气在她的鼻子微翘的玫瑰色的脸上，在她的脸上略微嫌大的涂着唇膏的饱满的嘴唇上，主要的是在那双眯缝着的、非常灵活的蓝眼睛里，都流露出来。

邬丽亚非常欣赏她那种沉着无畏的态度，她对这个姑娘立刻产生了信任，并且跟她攀谈起来。

“刘巴，我是毕尔沃马伊卡的共青团员邬丽亚娜·葛洛莫娃。告诉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这很平常……”刘勃卡用发光的、大胆的蓝眼睛亲切地望了邬丽亚一眼，欣然回答说，“我们的军队放弃了伏罗希洛夫格勒，是今天一清早就放弃的。各个机关都接到命令立刻撤退……”

“那么共青团区委会呢？”邬丽亚声音沮丧地问。

“共青团区委会吗？”她反问了一句。“共青团区委会照例是打先锋的，一清早就走了。……你干吗朝我瞪着眼，姑娘？”她生气地对邬丽亚说。可是她瞅了邬丽亚一眼，懂得她的心理之后，立刻笑着说：“我是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事情明摆着，它接到了命令，所以它走了，并不是逃跑的。你明白吗？”

“那么叫我们怎么办呢？”邬丽亚突然满腔怒火，气愤地问。

“你吗，自然也得离开。今天一早就发出了命令。你一早到哪儿去啦？”

“那么你呢？”邬丽亚直截了当地问。

“我吗？……”刘勃卡沉吟了一会，她的聪明的脸上突然露出事不关己的冷漠的神气。“我还要看看。”她回避地说。

“你难道不是团员？”邬丽亚盯着问道。她那双流露出坚强和愤怒的神色的乌黑的大眼睛，和刘勃卡的眯缝着的警觉的眼睛，刹那间遇到一起。

刘勃卡的脸马上涨红了。她抬起眼睛望望邬丽亚，但是脸上立刻露出任性的、甚至是撒泼的神气。

“才做了几天的团员，”她说了就把嘴一抿，“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人家也不会来跟我找麻烦。……我舍不得离开母亲。”她又低声加了一句。

“她脱团了！”邬丽亚突然惊骇地想道。可是她立刻想起了自己生病的母亲，心里就难受得好像火烧似的。

邬丽亚咬着嘴唇，但是抑制不住那使她窒息的、无用的泪水，急急往毕尔沃马伊卡跑，往家里跑。

二

在邬丽亚头顶上疾飞而过的俯冲轰炸机，已经在城外用机枪沿公路扫射了几阵，又在阳光夺目的空中隐没。几分钟后，才又听到远处低沉的爆炸声，——大概是俯冲轰炸机在炸顿涅茨河的渡口。

巴尔沃马伊斯基村的一切都在动荡不安。

巴尔沃马伊斯基村是这一区最老的矿村；克拉斯诺顿城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村子发展起来。从前，还没有发现这些地方有煤的时候，这一带都是哥萨克的庄子，其中数索罗金庄最大。

到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区里才又建立了一些新矿井，索罗金矿场的中心也移到这边来了。这样，索罗金矿场就变成了克拉斯诺顿城。

郭丽亚和她的同学们，都是同他们的城市一起成长的。他们做小学生的时代，在植树节那天就在那块堆满垃圾、牛蒡蔓生的空地上参加植树。市苏维埃把这块空地划做公园。这里应该造一座公园的主张，是在老一辈的共青团员中间产生的。这座公园就成长起来，成了成年人喜爱的休憩场所。但是对青年来说，它不仅只是一个场所，而是青春焕发时期的生命本身，因为它和他们一同成长，它像他们一样年轻。现在，公园里翠绿的树冠已经迎风喧哗，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儿已经绿叶成荫，可以找到幽秘的角落。夜里，在月色之下，它无比美丽，可是到了阴雨连绵的秋夜，当潮湿的黄叶在黑暗中盘旋着簌簌落下的时候，这里甚至有些阴森森的。

青年们就这样和他们的公园、和他们的城市一同成长起来，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思给各个城区、郊区和街道题了名字。

搭起了一批新的木屋，他们就把这块地方叫做“新木屋”。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木屋，周围都盖起了砖房，但是旧名字仍旧沿用下来。直到如今还有个城区叫“鸽房”。从前这里有三所孤零零的破木屋，孩子们就在里面养鸽子，现在那边也造起了标准式房屋。“楚利林诺”——以前这里总共只

有一座小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姓楚利林的矿工。“干草场”——以前那边有个堆干草的院子。“木头街”——这是公园后面铁路过道口那边的一条和全城毫不相联的街道，现在它也还是那样，那边的房子也还是那些木头房子。那边住着华丽雅·鲍尔茨，一个不满十七岁、生着深灰色的眼睛、梳两条金黄色辫子、自尊心很强的姑娘。“砖房街”——这是最早造起标准式砖房的街道。现在这种房子很多，但是只有这条街叫“砖房街”，因为它是第一条。而“八家宅”呢——这已经是整整的一个区，有了好几条街，以前这里一共只有八幢这种标准式房屋。

全国各地的人们不断汇集到顿巴斯。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往哪里住？一个叫李方查的中国人，用粘土和麦秸在空地上搭了一所住房，后来他又搭了好些一间连着一间的、蜂窝似的小房间出租。直到后来，外地人才懂得，其实不必向李方查租房，自己搭就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占地很广的区域，里面全是互相毗连的土房，——这一区名叫“上海”。后来，在那个把城市隔成两部分的峡谷两旁和城市四周的空地上，也都造起同样蜂窝式的土房，这片粘土窝就叫“小上海”。

这一区最大的矿井新一号井的位置正巧在索罗金庄和以前的雅尔曼金村之间。自从这个矿井开工之后，克拉斯诺顿城就朝索罗金庄那面扩展，差不多和它联成一片。这样一来，那个久已和近旁较小的庄子连在一起的索罗金庄，就成了毕尔沃马伊斯基村——成了城里的一个区。

这个区和城市其他各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多数的住房都是原来的哥萨克庄子。这都是私人房屋，式样各不

相同。这里的居民中间仍旧有许多哥萨克，他们不在矿里工作，而是在草原上种地，并且联合起来组成几个集体农庄。

邬丽亚的父母的小房坐落在远远的村边的洼地里。从前这里是迦夫利罗夫庄，这座小房是一座古老的哥萨克式小房。

邬丽亚的父亲马特维·马克西莫维奇·葛洛莫夫是波尔塔瓦省的乌克兰人，从小就跟随父亲到尤淑夫卡谋生。当年他是一个高大强壮、勇敢、漂亮的小伙子，披着一头发梢卷成圆圈的金色鬃发，又是出名的采煤大力士，姑娘们都喜欢他。

邬丽亚刚抓住自家的门，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爱自己的父母，而且一个人在年轻时候往往如此，她不仅想不到，而且不能设想，在生活中当真会有一天需要撇开家庭自己单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这个时刻却来临了。

邬丽亚知道，她的父母年老多病，而且对自己的家十分留恋，所以不会有决心离开。他们的儿子在军队里，邬丽亚又是一个没有确定的生活方向的姑娘，一个没有职业的人，照管不了他们。还有一个女儿比邬丽亚大得多，丈夫是矿井管理处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职员，都住在他们家里。这个大女儿有她自己的孩子，她也下不了决心离开。他们大家都早已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决不离开家园。

只有邬丽亚，在这最后关头之前，心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也没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她总觉得，应当由别人来给她做主。有时候她想参军，一定要进空军，于是她就写信给她的在一个空军部队里做技师的哥哥，问他能不能设法让她进航空学校。有时候她觉得，干脆不如像克拉斯诺顿的某几个姑娘那样，进护士训练班，——这样她很快就可以进作

战部队。有时候她心里暗暗希望到敌占区去参加游击队的地下活动。有时候，她心里又突然充满了如饥似渴的要学习的愿望，要学习！战争总不能永远打下去，它一旦结束，就又要生活和劳动，那时就更需要通晓业务的人，她不是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教师吗。但是结果谁也不来支配她的命运，而现在时候已经到了，她得打开门并且……

直到此刻，她才感到，生活会变得多么可怕。她得丢下父母任凭他们受敌人凌辱，只身闯进这个茫茫的，可怕的，充满困苦、流浪和斗争的世界。……她觉得膝盖十分软弱无力，差点坐在地上。啊，要是她能够马上钻进这个舒适的小房子，关上百叶窗，倒在自己的少女的卧榻上，就这样悄悄地躺着，不作任何决定，那是多么好呀！这个黑头发的小姑娘邬丽亚跟别人有什么相干呢！就这样爬上床，蹣着腿，生活在相亲相爱的亲人中间，管它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什么时候发生？会不会拖得很久？也许，它并不十分可怕吧？

但是在这同一刹那，她因为自尊心受到屈辱而颤抖了：她怎么能容许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是她已经没有时间选择了：母亲已经迎着她跑过来。是什么力量使母亲从病榻上起来的呢？母亲的后面是父亲、姐姐和姐夫。孩子们也跑了过来。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焦急不安的痕迹，小外甥一个劲儿地哭着。

“你到底跑到哪儿去啦，我的好女儿？一清早就不见你的影儿！快到阿纳托里那里去，要是他还没有走，快去，女儿！”母亲说，眼泪顺着她的被风吹日晒的、苍白的、满是皱纹的两颊滚下来，她也不打算去擦。

“谁找过我？是阿纳托里？”邬丽亚急忙问道。

“区委会有人找你。”父亲说。他站在母亲后面，沉重地垂着两只大手。

“快去，快去，女儿！”母亲重复说，“等一下，我去叫阿纳托里！”说着，这个矮小的老妇人就穿过田垅向邻居波波夫家跑去，波波夫家的儿子阿纳托里是今年同邬丽亚一起从毕尔沃马伊斯基的中学毕业的。

母亲隔着矮篱笆把身子探进邻家的小花园，叫道。“托里亚！邬丽亚来了……”

阿纳托里穿着下摆和袖口绣花的乌克兰式衬衫，敞着衣领，为了不让他的朝后梳的燕麦色长发披散下来，后脑上压着一顶乌兹别克式小帽。他的晒黑的、眉毛浅白的、总是严肃的瘦脸热得通红，膈肢窝底下都现出潮湿的汗圈。显然，他把看见邬丽亚要怕羞的事已经完全忘记了。

“邬丽亚娜……你可知道，我一清早就在找你，我已经把所有同学家里都跑遍了，为了你，我叫维嘉·彼得罗夫晚些动身。他们都在我们家里，他父亲骂得可凶啦，你赶快去收拾收拾吧！”他急急地说。

“可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啊！这是谁的命令？”

“是区委会的命令，叫大家都离开。德国人眼看着就要来了。所有的人我事先都通知了，唯独找不到你们这一伙，都快把我急死了。后来维嘉和他父亲从波高烈莱庄赶着车子来了。他父亲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在这里打过游击反对德国人，他当然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你瞧，维嘉是专门来接我的！真是个好同志，这才称得上是同志！他父亲是林务区长，他们林管区的马挺棒！我当然请他们等一等。他父亲就骂起来，我说：‘您自己是个老游击队员，您懂得是不该把同志丢下的，’

而且，’我说，‘您一定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我们就等着你。”阿纳托里急急地说，显然是希望一口气把他的全部感受都对邬丽亚说出来，他的时而是浅灰色、时而是蓝色的眼睛望着她，突然射出光芒。这双眼睛霎时使他的眉毛浅白的脸显得非常魅人。

“托里雅，”邬丽亚说，“托里雅……你……”她的声音发抖了，她隔着篱笆把晒黑了的狭长的手伸给他。

“可是，托里雅，你通知瓦丽雅·费拉托娃了吗？”邬丽亚声调坚决地说，“你是知道的，她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不能不带她走。”

阿纳托里的脸上露出十分苦恼的神情，他既不能够、也不想掩饰这种苦恼。

“马不是我的，而且已经有我们四个人。……我简直不知道……”他一筹莫展地说。

“但是把她丢下我一个人走是不行的，你明白吗？”

“马当然很有气力，不过到底是五个人啊……”

“好吧，托里雅，谢谢你的一切。……你们走吧，我跟瓦丽雅一起走。……我们可以步行。”邬丽亚坚决地说，“再见了！”

但是邬丽亚无需去找瓦丽雅。她们母女刚走上自家的台阶，就看见她们一家人围着瓦丽雅，站在台阶同边屋、厨房和牛棚中间。瓦丽雅显得瘦了，连她的晒得黑黑的脸都显得苍白了。

“瓦丽雅，去收拾收拾。有马，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把我们俩都带走！”邬丽亚急急地说。

“等一下，我有话要对你说……”